

世界婚恋小说丛书·拉美卷

永远是未婚妻

蔡茂友 主编



华夏出版社 1994·北京



永远是未婚妻



(京)新登字 045 号

世界婚恋小说丛书·拉美卷

永远是未婚妻

蔡茂友 主编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香河县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25印张, 226千字

1994年4月北京第1版 1994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册

ISBN 7-5080-0358-6/I·365

定价: 6.80元

出版前言

“世界婚恋小说”丛书(10种)是以婚恋为题材的中外中短篇小说名作选集,其中主要是变态婚恋小说。

婚姻恋爱是人生的重大基本问题之一,也是作家们不断表现和探索的一个领域。统观世界文学史,讴歌美好爱情、颂扬幸福婚姻家庭的名作固然举不胜举,但另一方面,变态婚恋的题材也引起不少作家们的关注。所谓“变态婚恋”,系指婚姻恋爱中一切异常的、病态的、扭曲的心理和行为。时代的衍进,思潮的嬗变,风俗的演化,民族的文化机制,个人心理的隐微,都会在婚恋作品中聚焦,集中折射出人类生活的复杂性。编选这样一套世界范围的婚恋小说丛书,旨在为广大文学爱好者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和窗口,欣赏作家的生花妙笔,品味人生的酸甜苦辣,认识世界各国的世态人情,洞察人类心灵的内在奥秘,反思婚姻恋爱的成败得失,从而为走出人类的婚恋误区,做出自己的思考与判断。

目 录

两朵石竹花·····	〔墨西哥〕阿马多·内尔沃(1)
换妻记·····	〔墨西哥〕胡·何·阿雷奥拉(16)
黑色的故事	
·····	〔委内瑞拉〕曼·迪·罗德里格斯(20)
斩首的母鸡	
·····	〔乌拉圭〕奥拉西奥·基罗加(29)
脑膜炎和它的影子	
·····	〔乌拉圭〕奥拉西奥·基罗加(38)
永远是未婚妻	
·····	〔阿根廷〕恩里克·安徒生·因培特(64)
冷酷的爱情	
·····	〔阿根廷〕穆·拉因内斯·曼努埃尔(71)
暗 沟·····	〔阿根廷〕埃·萨瓦托(83)
给自己编故事的男人	
·····	〔阿根廷〕胡里奥·科塔萨尔(175)
博尔哈的秘密·····	〔智利〕奥·德阿尔玛尔(182)
树·····	〔智利〕路易萨·邦巴尔(192)

在丘罗家里……〔厄瓜多尔〕豪·伊卡萨(203)

忠 心

……〔厄瓜多尔〕佩德罗·豪尔赫·维拉(212)

光明与黑暗 ……………〔哥伦比亚〕

索莱达德·阿科斯塔·德·桑佩尔(220)

爱之后的必然死亡

……………〔哥伦比亚〕加·马尔克斯(233)

和奥加利娅在一起的夜晚

……………〔玻利维亚〕雷·奥罗佩萨(243)

日 出……………〔加拿大〕玛·阿特伍德(248)

食罪者……………〔加拿大〕玛·阿特伍德(267)

利娜的眼睛……………〔秘鲁〕克·帕尔玛(280)

后 记……………(288)

两朵石竹花

[墨西哥]阿马多·内尔沃

阿马多·内尔沃(1870~1919) 是墨西哥杰出的现代主义诗人和散文家。早年在米却肯城神学院读书,毕业后任《晚邮报》记者。1894年开始定居首都墨西哥城,任《民族报》和《世界画报》记者。1898年与笔友们合作创办《现代杂志》,为当时盛行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开辟了新的园地,他本人也开始创作现代主义诗歌。1903年,他投身外交界,在马德里与现代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卢文·达里奥会面,进一步接受了现代主义美学观点。以后曾任驻阿根廷和乌拉圭公使,在蒙德维的亚去世。

内尔沃的文学生涯开始于小说创作。1895年至1899年,连续发表三部长篇心理小说:《饶舌者》、《帕斯库阿尔·阿吉莱拉》和《献出灵魂的人》。在内尔沃全集的29部作品中,16部是长短篇小说和杂文,诗歌只占13部。尽管如此,人们还认为他是位杰出的诗人。其原因固然是他的诗歌艺术性颇高深受读者喜爱,但更因为他的小说和散文也具有抒情的诗风,文字优美,感情细腻,以景带情,情景交融的缘故。

短篇小说《两朵石竹花》描写了一对青梅竹马的青年男女在爱情方面所遇到的波折,封建的门第观念破坏了

他们的结合，最后以悲剧而告终。

我和安东尼亚从小就很熟，她是唐巴西略的女儿。很多年以前，巴西略是我妈妈的管家，帮我妈妈照料着城里许多处的产业。如果说这人世间还有好人的话，那么他就是一个。他是位正直、忠厚的老人，正如人们在评论某人一生的时候常用的一句老话：“人穷骨气硬。”

我每天都见到安东尼亚，有时是在我的家里，有时是在她的家里。尽管我妈妈在结交朋友上非常谨慎，很注重贵族门第那一套虚伪的东西，但仍允许我经常到她家里去；因为唐巴西略对我爸爸怀有很深的感情，是我爸爸的最有忘我精神的一个忠实仆人。

我的印象非常深，唐巴西略的家里陈设虽很简陋，但布置得整齐清洁，屋里窗明几净，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这座房屋原是属于一个老修道院的，后来经人多次拆建，筑起了一堵隔墙，把它同修道院分开，成了一所住房。尽管它是临街建筑，但由于年久失修，外貌陈旧，多处已经损坏，所以它并不象一般市中心的房屋那样受人欢迎，因此就不能象那些房屋一样在大门外面挂上一块醒目的牌子，上面写着：“出租办公用房。”

这所房子里有宽敞的回廊，清晨阳光充足，使人有一种清新舒畅的感觉。一个巨大的花园几乎占据了整个的庭院，树木枝叶茂盛、郁郁葱葱，在它们的浓荫之下，花儿竞相开放，花茎上绢花一般的花朵色彩艳丽，散发出迷人的幽香。院子里还开了一口井，如同睁大着的淡蓝色的眼睛，在积满淤泥的井台上，有几只小猫躺在那里伸懒腰。

唐巴西略的住处同一段长长的走廊相连，走廊的另一端由两堵绿色的木板短墙隔开。此外，还有四个朝街的大阳台。这是一条半殖民地化、半现代化的街道。在用火层岩石头砌成的牢固的红墙旁边，高高地耸立着一座摩天大楼似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物，活象一

只巨大的鸟笼。最后，啊，多么令人愉快啊！楼上宽敞的花坛上，阳光灿烂，鸟语花香，盆盆花卉争芳斗艳，金丝鸟在笼中欢唱。它同另一个屋顶大平台相连，平台上晾晒着白色的衣服，就如同贝克尔的诗中所描写的那样^①：船桅上的白帆迎风飘荡，劈劈拍拍地发出声响。

从屋顶平台上俯视，这里风景如画，赏心悦目。这座城市的建筑结构杂七杂八，各朝各代的古老建筑物同渗透进来的新型美国式的怪诞的楼房交织在一起。既有带瓷砖顶的方形塔楼又有漆成蓝色和红色的空中阁楼，既有摩里斯科人的寺院尖塔^②又有哥特式的尖塔；既有金碧辉煌的天主教堂，又有类似尖塔式的新教派的小宙宇，整个形状象某个火车站的设备一样；既有粗笨的长腿淋浴铁架，又有扬起灰尘的通风管道。……所有这些杂七杂八、形形色色的建筑设施，构成了一个既整齐又混乱的整体，有时清晰地显现在晴朗的天空之下，有时又笼罩在弥漫的浓雾之中。这儿有的街道整齐清洁，是欧洲式的柏油马路；也有些狭窄的街道，那儿密集着许多小饭店、肉铺，街上熙熙攘攘，挤满了奴仆和贫穷的流浪者。

夜晚，满天星斗在那独具特色的平台上空闪烁着诱人的光芒。遥望南天，由于没有高大建筑物的遮挡，显得更是浩瀚无垠，令人神往。常常，半人马座、天蝎座、豺狼座等星星，眨巴着它们那诱人的眼睛，陪伴着我的万千思绪，在墨西哥瑰丽的夜空下漫游。

我只须略加回顾就可以非常详尽地描绘出我现在要写的这个小小的天地的情景，特别是那摆满了花盆的阳台和那充满了单调的、叽叽喳喳的鸟叫声的顶楼平台。这里主人养了一只小鹦鹉，这只绿色的小鸟一天到晚呀呀自语，叫个不停，而且常常发起病态的狂怒，就连端了巧克力汤来喂它的女仆，它也要用嘴去啄她。

① 贝克尔(1836—1870)西班牙的著名诗人。

② 指居住在西班牙，受过洗礼的摩尔人。

安东尼亚是一位纯朴、多情的姑娘，她爱我之深竟胜过了自己的生命。我却喜欢以我天性的残忍去折磨她。对这种残忍的天性，我后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得以遏制。自我父亲死后，她每次到我家里来的时候，心情总是那样郁郁寡欢，沉默不语。我施尽了我童年的全部智慧来开导她，但是毫无结果。我让我的女友经受了一些残酷的考验。譬如，我喜欢把她关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的屋子里，然后，我守在门外，怀着一种无法形容的紧张心情窥视着她是否有什么痛苦的反应。这可怜的小姑娘一声不吭地呆在一个角落，默默地忍受着。然而，没有多久，她开始在黑暗中轻轻地抽泣起来了。这哭声是那么地柔和、那么地甜蜜……这时，我的怜悯、同情之情就象泉水一般地涌出来，一种儿童的稚气，以及后来我一直也无法理解的、使人产生快感的怜悯之情，占据了我整个的心灵。我打开门，走了进去，十分激动地爱抚着我的受害者。她在我的怀抱里，慢慢地从我的爱抚中得到了安慰。后来，我想，这也许只是激起我对她的爱的一种单纯的、下意识的巧妙办法吧。问题是，我的强烈的爱却只能以同情、怜悯来表示出来，要使我能深深地爱上某一个人，那么，此人就必须能引起我的怜悯、使我对她产生极大的同情才行。充满阳光和欢乐的生命，就象一只快乐、活泼的小鸟一样，只能引起我潜在于心灵深处的好奇而已。只要是看见那些充满阳光和欢乐的生命，听见那些银铃般的笑声我便要悄然离去……相反，只有当我觉察到一个生命正在暗暗地遭受悲伤、凄凉和惶惑的折磨的时候，我才会对她产生痴情。我爱的人所获得的幸福会驱散我对她的爱情。当阳光来临时，我就会离去……谁知道呢，这是我一种最大的骄狂的表现呢，还是一种只想恩赐别人一点什么，而不愿从别人那里得到什么的骄傲，我想让自己成为照亮他人的光芒……谁知道呢，或许恰恰与此相反，我这种恋爱的方式，就是我精神世界中善良本性的最高体现吧！

有时候，我的这种善良——我把它称之为童心的残忍，因为在

我有限的词汇里，再也找不到更贴切的词来称呼它了。以致竟达到了如此野蛮的地步。安东尼亚的母亲是个非常好的女人，长得胖胖的，性情温柔。一天，正是午睡的时候，她在饭厅里给唐巴西略先生熨一件衬衣，小安东尼亚给她递过去一只刚从炭火上拿下来的熨斗，她用沾了一点唾沫的食指迅速地在熨斗上碰一碰，立刻发出了嗞嗞的响声。这时，正好有人进来告诉她说外面有人找，她便把熨斗竖放在桌上，就出去了。那时，我正呆在一个角落里玩耍，在一个怪诞的念头驱使下，我突然对正在旁边给小洋娃娃穿衣服的安东尼亚说：

“假如你要是爱我的话，那你就把一个手指头放到那个熨斗上去。”

可怜的姑娘睁着一双大眼睛，痛苦地看着我说：

“是的，我爱你……可是要烫一下，那是非常痛的。”

“要是你真地爱我，你就把手指头放上去。”我还是坚持地说。

“你要我在上面放多长时间啊？”最后，她既坚定又胆怯地对我说。

“快点……”

……她真地走了过去，毅然决然地将手指放在那炙热的熨斗上面，停留了大约两秒钟之久。

随后，她把已经烫起了泡的手缩了回来，轻轻地叫了一声，正在这时候，她妈妈回来了。

“我说孩子，你在干什么呀？”妇人看见自己的孩子一边流眼泪，一边甩着烫伤了的手，惊叫起来。

我吓得直发抖，猜想这下子一定要挨这可怜的母亲一顿训斥了。我对我的行为感到羞耻。但是，安东尼亚只是忍着痛小声说了一句：

“我自己不小心被烫了一下，妈妈。”

“快过来，”她妈妈说，“让我给你涂上一点油，拿布包起来。”

姑娘包好了手指，带着刚刚哭过的模样，心满意足地回到我的身边。我怀着试探成功的喜悦和对她的同情，热烈地拥抱着她，疯狂地吻起她来。

那个时候，我是多么地爱她……

后来，我母亲送我到美国的一所学校里去学习，她每年去看望我一次。七年之后，即在我十九岁的时候，才让我回墨西哥来休假，同时又准备送我到欧洲的一个城市去进行专业学习。

我回来时，西班牙语已经讲不好了，一身洋派头，头上留的是欧洲人式的发型，穿着一件格子大礼服，下摆一边有一个大明口袋。好象是为了能站稳脚跟似的，脚上穿的是一双打钉子的鞋。在我身上，拉丁美洲人所特有的智慧和敏锐已发生了变化。我养成了一副家长式的架子和老爷派头。我变得爱嘲弄别人，性情粗暴，冷酷无情。我依仗强势，常常开一些极端粗鲁的玩笑，我几次把别人打得鼻青脸肿。

安东尼亚的形象早已在我的眼里消失了。闲暇无事的时候，我就去打棒球，过去的一切都抛至脑后。回家一个多月以来，我们还从未见过面，直到我去她家赴宴才见到她。那一天下午，唐巴西略来对妈妈说，他们家为我准备了一顿墨西哥式的晚餐，所有的菜肴都是我过去爱吃的。

那时，在墨西哥没有一个美国厨师能象过去的村妇一样，用鼯鼠做今天人们所吃的菜肴，也没有一位美国小姐卖墨西哥的玉米烤饼^①，没有一位美国人在叫什么“皇后饭店”的地方零售用发酵的甜菜汁做成的乡间美味饮料；能够做我国传统名菜的厨娘为数也是很少的。而唐巴西略家的厨娘烹调技术十分精湛，因此，我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① 这种饼是用玉米粉里加肉末和红辣椒做成卷，拿玉米叶包起来烤成。味道清香可口。

我见到了安东尼亚，她已经出落成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这是我这次访问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人们常说，十八岁的姑娘象艳桃花，个个都是“妙龄女郎”。安东尼亚今年才十七岁，这十七岁芳龄和她那美丽的容貌，仿佛是绿叶陪衬着红花，真是令人销魂。安东尼亚有着一副棕色的面庞，配着一对黑黑的大眼睛，显得和谐悦目，她身材苗条，举止袅娜洒脱，说起话来是那样的高雅，仿佛是一首优美动听的乐曲。那绝妙的小嘴有着诱人的魅力；略厚的嘴唇犹如一粒红梅，鲜嫩欲滴。这一切使我完全忘记了她父亲对我说的那一顿具有民族风味的美餐。

别说这辈子了，就是下辈子我也不能把那天下午的相遇从我的记忆中抹掉。当时，我和她家里人简单地说了几句话之后，就和安东尼亚一起走了出来，跑到我最最喜欢的那个阳台上去了。那儿放着许多花盆，栽养了各种各样的花卉。在这些花卉中，我最喜爱的是一盆修剪得很好的石竹花。我们开始交谈起来，互相说了一连串的“你还记得吗？”两人都陶醉在对过去美好往事的追忆之中。

一弯新月斜挂在这无垠的天空上，发出柔和的乳白色的光辉，在薄薄的云朵的后面，透露出银白色的月牙。我们站立在花丛之中，芬芳的香气环绕在四周。同所有的大城市一样，在夜幕降临的时候，街道上总是荡漾着笑语欢声，店铺里灯火齐明，把街面照得犹如白昼一般。街上一片嘈杂，有轨电车发出的叮铃当啷声、马车有节奏的咕嚕咕嚕的滚动声和小贩的叫卖声交织在一起。就在这喧闹声中，我们在精神上享受着一种难以形容的安宁和幸福，脑海中充满了对往事神秘的回想，心灵里回荡着一曲优美的音乐，令人心醉。我们仿佛躺在皎洁的明月这张光华四射的大吊床上，被一只无形的柔软的手轻轻摇晃着。这只无比美丽的吊床，好象是天堂里一位刚刚诞生的小天使的银色摇篮，在白云缭绕的空中楼阁中荡漾。

安东尼亚摘下了一朵石竹花放在唇边，用她那细小洁白的牙齿咬着花茎，含着微笑在听我对她说着柔情蜜意的话语。这些简洁

的语言，勾起了我们对童年生活的回忆。

由于长期同撒克逊人相处，在不知不觉中，我比原来变得更加理想主义化了。那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夜晚和那过去的十七个年头都是属于我的，是完全属于我一个人的。因为这一切都是我亲身的经历，都深藏在我的记忆里。回忆起这无限美妙的日子，我就沉浸在最大的幸福之中。

“你还记得吗，”安东尼亚细声地问我，“你是多么地喜爱我的石竹花，你不止一次地从花盆里把花折走，但它仍然不断地开出新花来，而且一天比一天长得更加美丽了。”

我回答她说：“放在你嘴边的这朵石竹花是多么香啊！”

我慢慢地、怯生生地靠过去闻这朵花。在我嗅着花香的同时，也嗅到了从这个十七岁芳龄的姑娘半闭半开的鲜嫩如花的小嘴边散发出的处女身上特有的浓郁的香气。我的嘴唇离她的嘴唇是那样的近，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竟在一种机械的、下意识的冲动之下，吻了一下石竹花和她的小嘴巴……我轻轻地、飞快地在她半边小嘴唇和半边石竹花上亲吻了一下。在此之前或之后，我们除了说着“你还记得吗？”这句显得遥远而神秘的话之外，没有谈过一句爱情的话。

永别了，网球、板球、篮球、足球，以及所有那些使我发狂的举行锦标赛的草场！在这儿，在这个阳台上，一场“和平征服战”刚刚结束，我的心完全被安东尼亚的一双眼睛征服了……

一个星期以来，我两手插在美国式大礼服的口袋（多么显眼的大口袋！）里，在市中心的莱弗玛大街上和查普尔特贝克美丽的森林区徘徊，回味着那次的“亲吻”。由于被一种完全没有必要的、过分的胆怯所支配，这一个星期，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和谁也不愿意来往，甚至连安东尼亚也不想见。总而言之，在这些日子里，我做了一切正在恋爱的人会做出的各种傻事。最后，我决定采取一个重大步骤。我跑到我妈妈那儿，对她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自己的打算，

这次我如此地果敢，就我的性格来说是少有的。

“妈妈，我不想再去欧洲了。我不想当医生，不想当工程师，我什么也不想当……我现在想的就是同安东尼亚结婚。”

“和安东尼亚结婚？”

我母亲神经质地大笑起来，弄得我全然不知所措。她这一阵大笑使我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可是，随后的一句话是“你疯了吗？我可怜的孩子！”，气氛这时完全变成另一个样。接着，便是一顿严厉的训斥和一大堆的说教，诸如“她与你受的教育不一样”之类的陈词滥调。她又是哭又是骂：“你这没有良心的，你已经不爱你妈妈了。”当时，她精神上受到了一次剧烈的打击，三天没有起床，陷入了无可奈何的伤感情绪之中。她哀叹着说：“唉，到头来我也是活不长了。”后来，危机终于过去了。我暗暗地爱上了一位很好的姑娘，这位姑娘人品出众，才貌超群。她是我童年时代家中一位老朋友的女儿（当然是童年时代的）。她爱我，我打算回国后就和她结婚……

那么，去巴黎的事怎么样了？能见识一下法国的巴黎——世界的首都，在那里生活一段时间，再回到我的家乡；到那时，我法国式的外套口袋里就会带回来一句话：“我去过巴黎”，那该是一件很自豪的事吧？啊！还不能就这样地回来，我得带着学业文凭回来呀。可是，当我置身于墨西哥时，所有这些都不能将笼罩在我生命之上的那一层薄薄的迷雾驱散。迷人的长春花般的眼睛、在我唇边那两片薄薄的微微颤动的嘴唇、那神圣而奥秘的话语以及那人类之爱的永恒主题，始终萦绕在我的心中。

“我可怜的帕基托啊，你竟要为同邻居的女儿罗曼蒂克式的爱情而把我安排好的这一切都变过来吗？难道为了‘四号院内’的那个小帕比塔，为了我家那个管家的女儿而去改变一切吗？……胡来哟！……”（“胡来”这个词以及过于带文学味的某些词汇，我妈妈过去并没有说过呀。）

“确实，她是一位好姑娘。唐巴西略是一个典型的好人，他为我

家管理了二十年的庄园，从来没有出过差错……从来没有多拿过一分钱。我母亲特别尊重他们，总是当他们的保护人。唐巴西略会把女儿嫁给一个很好的、诚实而勤劳的男人的，会使她生活得很幸福的……但是，她要是和我生活在一起会怎样呢？唉，胡想一些什么呀！”

我觉得再说什么也是毫无用处的了，我母亲很快就说服了我。一个月以后，我到巴黎去了。除了那次在吻石竹花时，留在安东尼亚嘴唇上的那半个吻之外，我再没有给她留下任何东西。

六年之后我回到了墨西哥。我得知唐巴西略和他的妻子已经去世，安东尼亚也结了婚，并且有了三个孩子。我妈妈是她的保护人，据她说，“安东尼亚没有找到一个好丈夫”。

“你想想看，”我妈妈接着说，“她丈夫爱喝酒，从两年前就开始喝了，总是喝得醉醺醺的。她现在病得非常厉害，患的是肿瘤，据说还是一种癌症……假如不是我接济她的话，她早就饿死了，何况又是病魔缠身。她丈夫原是一个很忠厚老实、很勤劳肯干的人……是一个手艺很高的机械工，善长修理自行车。他曾在华雷斯大街的一家店铺里干活，后来因为他终日酗酒，人家把他解雇了。可怜的安东尼亚！”

我得承认，在听我妈妈说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不安和痛苦，甚至感到有点内疚。但是，说到最后这件事时，我头脑中出现了——一个鲜明的想法：安东尼亚的丈夫酗酒，这可不是我的过错……

在那次谈话之后没有几天，大约是早晨十点钟左右，当时我正躺在走廊上的一张柳条摇椅上看报，一个衣着褴褛的四五岁小男孩往台阶上面飞快地跑来，差一点撞到了我的椅子上。

我吃了一惊，他面色苍白、气喘吁吁地对我说：

“我是来找夫人的……”

我妈妈去作弥撒了，她说她做完弥撒之后还要去买点东西。

“她要很晚才能回来。”我告诉那个孩子说。孩子睁着一对惊慌的大眼睛瞧着我，流露出十分痛苦的表情。“你找她有什么事？”

“妈妈的病更重了，她想见见夫人。”

“你妈妈是谁？”

孩子一时间被问得不知如何是好，随即又充满自信地回答我说：

“妈妈东尼亚，妈妈东尼亚……”

“妈妈东尼亚！”

我明白了。即使是我对孩子的话还不明白的话，他那双现在充满了强烈痛苦的大眼睛就告诉了我一切。这是安东尼亚的一对眼睛啊！

“夫人要回来晚一些。”我对孩子说。在一阵突然产生的怜悯驱使下，我又补充了一句：“不过，你先去告诉你妈妈，就说我，弗朗西斯科穿好衣服，一个小时之后就去看她。你们住在哪儿呀？”

“住在老地方。”孩子简简单单地说了一句，羞怯地做了一个告别的表示，就象来的时候那样，飞快地跑走了。

房子依旧还是那幢明亮而宽敞的房子，街道也依然是那种半殖民化半现代化的样子。在红砖砌成的厚墙旁边，耸立着高大的带烟囱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只不过是现在新建筑比过去多了，旧的少了。我一走进大门就看见房子里乱七八糟，象是被遗弃没人照管一样……家具陈设已经破烂不堪，墙壁因年久失修，石灰多已剥落，真是满目凄凉，催人泪下……我走过的第一个房间是饭厅，安东尼亚的丈夫喝得醉醺醺地躺在那儿打鼾。堂屋里几乎是空荡荡的，什么摆设也没有。一个印第安小姑娘瘦骨嶙峋的手臂上抱着一个婴儿，在那里晃来晃去。这个象是患肺结核病的孩子在扯着嗓子嚎哭。方玻璃窗上已经没有玻璃了，糊着发了黄的报纸，当窗外街上有人经过时，激起的一阵风就会把窗纸吹得颤动起来。在一扇窗子